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九

同治六年丁卯五月己未署伊犁將軍烏單雅蘇台奏  
大臣崇全奏竊於前接得塔帕兒軍餉於上年十二月初  
三日啟行之信計其程途於今年三月間應可抵烏  
紗解餉協領三音布等差派前鋒訥勤圖烏仁泰等來至  
烏城面呈稟內稱協領等於上年十二月初三日由塔  
帕兒護解軍餉正值隆冬嚴寒終日風雪交集於正月間  
始抵斜米據庫必那圖爾言說此際你們將軍不知行抵  
何城亦未與我致信且你們餉銀在俄國駐居日人如若  
冒昧前行途次儘有疏失之處豈不傷我兩國和好之誼

你等與我呈文。我必將此情咨行你們各國事務衙門。一俟如何指示之處。定必令你等解餉前往協領等。卽向庫必那圖爾言說。我們將軍此時早經行抵科城。祈庫必那圖爾出具路票一張。我處差派兵丁一二名。前往科城一帶。面見我們將軍。將此情形稟明。該庫必那圖爾卽出具行該國臺站往返路票一張。令其速往。訥勤圖烏仁泰二人。持來協領三音布等來稟。內有索倫營副總管博清阿。與該協領等清字來函一封。內稱博清阿於上年九月間。攜眷來至圖爾根所屬俄羅斯行營。向俄官告訴出來緣由。卽在伊之行營就近駐紮。正在招集西四旗官兵之節。

忽有纏頭回子並逆回用計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間帶領數百賊匪將德勤誘至霍城被擄偏令圖爾根移居薩瑪勒車吉等處。逃出男婦老幼尚有千餘名之多。相懇協領三音布等向喀什兒辦事之官求兵前往該處護解。逃出人等收至庫庫烏蘇喀什爾等處撫養等語。等接聞之下愈覺五內不安。該索倫等復行逃出千數餘眾。不知此時均在何處。該夷又如何辦理撫恤。面問訥勤圖等。前過烏克山嶺積雪如何。據稱自斜米政行以來該俄夷之境終日風雪不息。不惜重賞雇覓該夷冰車。一直送至科城所屬昌吉斯台卡倫行至欽扎蓋圖廳烏克山嶺之

路雪壅不能經過該卡派出烏梁海蒙古三名足登棧訪木板身負柴薪裹糧訥勤圖等自負馬鞍晝夜不息行五日始抵烏克卡倫險些凍斃等語查有該兵丁等行抵烏城凍瘡尚未痊愈詢問該處蒙古等會稱此嶺積雪於四月廿五月初方可往來行走等伏思餉銀已抵斜米大概此時該庫必那圖爾亦將軍餉行抵斜米各情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何辦理之處早經咨行俄國公使照辦矣惟等不日前往俄國清理一切事件一俟行抵該處定必面見庫必那圖爾或餉銀未經起運等再行相機辦理抑或業經啟行之時途次最并扣留帶往辦理一切

不至臨期掣肘。其餘銀兩著解餉官起運烏里雅蘇台庫  
存以備帶出各項人眾餉口之需。並約計山嶺疏通之時  
卽差派訥勤圖烏仁本等攜帶茶與庫必那圖爾咨行漢  
字公文一件並與協領三音布等別文一件令其兼站限  
期趕至科未。茶隨後兼站前往以期速清此事而杜絡繹  
不了之局。

諭軍機大臣等。榮全奏起運軍餉被俄官阻滯並索倫人口迭入  
俄界一摺。喀什兒所解餉銀俄官庫必那圖爾雖阻止前進亦  
係慎重之見。此時是否解到抑應扣留起解均著榮全酌量辦  
理。續行逃出索倫男婦尚有千餘名之多。在俄境逗遛聞之深

為軫念索倫勁旅從前效力最多豈可令其流離失所著榮全於赴俄國商辦事宜時將前次逃出及此次續行逃赴俄國之索倫男婦厚給川資設法護送至烏科兩城妥為撫恤斷不可吝惜小費致令再受困苦此事朝廷夙夜在念若不趁此積雪融化之時趕緊接出則此後更難行走諒榮全定能仰體辦理也

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併臣等公同閱看係因本年二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朝鮮國王請查拏逃越村民並俄人欲近界牌築室請

飭下吉林將軍確查辦理等因。該國王接准部文。咨覆轉奏。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三月十八日。承准禮部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遵

旨議奏。吉林將軍富明阿奏。朝鮮人往俄國吉心河墾地。並朝鮮咨。稱俄人欲在界牌近處築室一摠。奉

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咨行禮部查照等因。前來。相應鈔錄。該衙



門原奏知照朝鮮國王查照辦理等因。小邦北地與上國地界隔江遙對。犯越人口。理應住接於

上國地界。所以有另

飭邊官押還本境之請。而伊時搶掠之類。其或貪利財產。成羣割劫。亦或被人引誘。藉助聲援。並未可知。冒禁越界。悉陵屬國。揆以

典憲。不應饒貸。所以有申展屬禁水靖邊圍之請矣。今承咨。糾奉有徹底根究。確切查明之

諭。感戴至極。不省所謝。第惟邊民之恣意犯越。實由小邦不能致慎於疆場之事。而猶復輒陳情形。欲望

皇慈之照察者。豈不知其萬萬休惕也。惟我

大朝優恤偏邦。中畫疆理。小邦憑仗。遵守。保有。今日。茲者。遐陬  
迷頑之氓。弊不畏法。違播轉徙者。數至數千。數載之頃。全  
未糾檢。自顧慚惶。益無所容措。而尚賴我

皇朝清疆域。重邊防之政。俾小邦將有以

飭勵中嚴。獲違大虞。此小邦君臣之所以日夜攢視。而凡有疾痛  
悶既。不憚於奔走呼籲者也。頃乞部堂諸大人。將此情由  
轉奏

天陞不勝至願。大幸。為此合行咨履。請照驗施行。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查英法俄美四國條

約前於咸豐八年五月間在天津議定續於咸豐九十年先後互換完結查外國辦理和約向須議定幾年重修期限載明約內以便按期舉辦此次英國條約內係載明欲再重修以十年為限期滿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改法國條約內係載明就立約年月算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俄美兩國均未載有重修年限然俄國約內載日後中國有利益各國之處俄國一律辦理美國約內載嗣後有惠政忠典施及他國美國一律均霑等語其咸豐十年後換約各國約內或載明或未載明然亦皆有均霑等字樣載之約內今查英法等國條約係咸

豐八年五月間議定明年五月卽屆十年重修條約之限  
曩計本年十二月卽是先期六箇月屆時英國必有照  
會前來懇請更議法國雖未屆限而相隔年限無多俄美  
以下各國既皆有一律均霑明文自亦必一律辦理且等  
查洋人與各國通和所以必重條約者蓋以條約為扶持  
之具故一事也但使於彼有益則必出全力以相爭不載  
入條約之內不止迨至入約之後字字皆成鐵案稍有出  
入卽挾持條約糾纏不已溯查咸豐八年立約之初原屬  
事起倉卒無從細商自十年換約以後且等與各國辦事  
彼族深險狡黠遇事矯執或條約中本係明晰而彼必曲

中其說或條約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據以為詞極其堅韌  
性成得步進步不獨於約內所已載者難稍更動且思於  
約外未載者更為增添目前如開鐵路發銅錢洋人請販  
鹽斤輪船駛入內河等數事皆約內所無時時前未說否  
雖經臣等疊次駁回而其心仍覲覲不已轉瞬屆限更議  
各國互相要約羣起交爭乃勢所必至之事上年冬間臣  
等籌思及此曾函致李鴻章商量辦法嗣據其覆信據稱  
來歲換約彼必厚集其勢以求大遂所欲恐不能由我為  
政等語是李鴻章亦深知此次辦理之難有把握與臣等  
可謂心心相印上月初旬英國使臣阿禮國出京聲稱前

北南北北各口查看一切該使臣此舉自亦為來歲換約而  
談是臣等與李鴻章所料業已漸露端倪萬不可不早思  
所備臣等前已飭派臣衙門李京等各按各股詳查細數  
於條約內分別應增應刪各項條分縷晰開造成冊以備  
臨時查考辨難如能減一分之害即可收一分之益事之  
能行與否雖未可必總宜竭力為之俾勿疏漏以期補救  
挽回但臣等辦理各國事務均未嘗親歷各口朝夕目睹  
情形將來換約辯論之時恐不免仍多隔膜擬請

旨飭下南北洋通商大臣於平時辦理洋務各員中擇其熟悉情  
形通達政體兼工才辨者每處選派二員於本年十月咨

送來巨衝門以備查詢一切藉資得力如蒙

俞允臣等即行知著上海通商大臣曾國藩辦理三口通商大臣  
崇厚遵照辦理

御批依議

庚午吉林將軍富明阿副都統富爾孫奏竊查前准總理  
各國禮部等衙門先後咨稱其泰朝鮮國王咨請查拏逃  
越村民俄人欲在界牌築室等因各一摺恭錄

諭前行令拏等欽遵辦理前來拏等當咨劄甯古塔副都統琿春  
協領確切詳查據實咨報五月初七日據甯古塔副都統  
烏勒興阿轉據佐領松恆稟報會同琿春派出之防禦永

祥帶通曉兩國語言弁兵先在圖門江邊接界一帶細訪所屬界內並無民籍該處雖有素習種地之人亦甚無幾尚無不法其餘皆是旗戶訪查幾偏實無越界搬運朝鮮逃人財產情事現在界內亦無羈留此項在逃朝鮮人等至於朝鮮防禦之人曾經何項人所傷暨防守之幕又被何項人燒焚沿江細訪實無知而可問之人竊意事起江南必須渡江照會慶源府使面為究詰方期水落石出佐領松恆防禦永祥當卽帶兵渡江與府使閔文錫觀面查訊具字回梅河山鎮白顏山係在敵府東南百餘里前被穿大國服色之人連在逃諸人撓雜渡江撤去在逃妻孥



財產金應哲等亦全家隨去當時有防守村民金益三金允倫尹成習等攔阻被撤物之人放銃致金益三等為流丸所傷息促之際無暇問答是以未能辨出是何項人等又江邊防守之幕卽被此項人所燒等語復向完結該國於上年十二月間有匪類十百成羣來過三洞山邊被擊敗走各情事該使又稱此事原屬慶興府各有所管曾經聞之而已佐領松恆等因事無確據無可證詢當卽屬令該使嗣後如有匪類卽經越界不可聽其滋擾卽為殄除以副各守疆界之仰佐領松恆旒擬由慶源再赴慶興據實確訪而該府使因無奉有明示不敢專引佐領松恆等

遂卽折回抵至俄夷界牌處仍在琿春西南一百五十餘里慶興府隔江遙對之處該處界牌迤東半里許有俄人新建卡房一所戍守人十四名此外並無別項人等亦無另築房屋佐領松恆等欲由該處對渡過江再赴慶興查勘三洞山界情事乃因陰雨水漲適值慶興府隔江望見遣人二名繫坐草筏渡來江北具字聲說明日調來海船接渡現今無有船隻佐領松恆等正在對答時卽有俄夷界牌處跑來戍守俄人盤詰所交何語佐領松恆等卽稱因查界牌適有朝鮮捕魚人到岸所以盤查而俄國之人恐隨渡江拚命攔阻不容松恆等再向朝鮮人交言當在

該府所具原字內註寫明日毋庸再會佐領松恆等是日住在海岸罕奇地方次早赴吉心河嚴杆河查看朝鮮逃人均在該二處築室結屋男婦子女約共一千多人惟衣中服色概不一樣其間有穿中國衣帽者有穿俄國衣帽者亦有穿朝鮮國衣帽者又查類皆高麗之牛車輛雞犬家具無數密詢該逃人內有黃丹畢樸廣畢尹戈奎者三人僉稱伊等係被早年逃人崔姓韓姓向來種地因本園連年歉收又兼調兵加捐無奈逃出均係陸續自俄國界牌山逃過到此不意俄人並不給牛犁籽種僅給以地迫令自己蓋房此時即欲回國不敢遽回等語佐領松恆等

又恐該逃人內藏有中國之人。卽由穿三項服色人內逐  
一細問。各操高麗土音。實無內地游民乘勢夾藏。佐領松  
恆等密令仍回故國。許卽與之押送。乃因俄官依處克什  
送來盤問。諸多疑惑。雖經佐領松恆等告知俄官。係為清  
查交界而來。但朝鮮逃人。係均在於俄國管下。查其情狀。  
未便肯令佐領松恆等強行干預。事關邊界要務。恐啟釁  
端。未敢擅令勒遞。呈報甯古塔。轉據烏勒興阿咨請查覈  
辦理前來。等。等。復行按圖詳覈。現在界綫進內。係屬琿春  
協領衙門旗屯。界綫進外。為俄國交界。圖門江西朝鮮各  
地方。雖與我界多所毗連。除卡倫以外。人跡罕到。卽卡倫

之說亦實鞭長莫及之勢且河山鎮白顏村又貼近界綫  
興源府又在界綫連界之外逃人一江住迤朝發夕至勢  
難周查抑且界綫內旗屯既不容游民占踞而界外游民  
更無所託足其為渡江搶擄及羈留逃人各情事自非中  
華人所為已可證據又據佐領松恆等查明該逃人內衣  
帽雜處難保非逃奸自作藉助聲援至又稱曾經俄人在  
慶興府東門倡言將築室於界牌近處其界牌屯居處牛  
車繫處難犬家共無數情節顯然更可概見事關邊徼自  
應遵照條約各管各界毋任越界干擾致生枝節

御批該衙門知道

奉和禮部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本年三月臣部接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一道令臣部轉咨朝鮮國王據實登覆該國王接准部文咨覆轉奏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承准禮部咨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六年三月初八日本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遣查朝鮮與俄人交兵情形等因。奉  
此。去年十二月。隴三洞山邊匪類之肆擾。在於昏夜。不能  
以服著物色之。則竟未知為何處人。故陳咨之際。稱以匪  
類。知小邦北地。慶源慶興等府。俱在於土門江下流西南  
而慶源越邊直

上國。琿春界自慶源一百二十里。為慶興。慶興越邊無人之境。  
有小阜名莎草峰。都在府東隔江五里之地。卽界牌所立  
處。登府後望德峰。可以瞻望。而俄人結屋在於莎草峰之  
南。以慶源慶興相距里數較之。莎草峰之距琿春。似當為  
百里許。而一帶長江。防限戡戢。既無以越界而周審。則止

將瞭望形便懸度為說極淺未妥所以從前陳咨不得起  
緊指的今伏承據實登覆之

諭滿心慚惶莫省容措煩乞禮部轉達

天聽不勝至幸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禮部又奏准

盛京禮部送到朝鮮國王咨文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因前經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法國條約並無牽涉朝鮮奏請由  
禮部將第三十一款鈔錄咨行該國王俾悉原委該國王  
接准部文咨覆轉奏謹鈔錄原咨恭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該衙門知道

朝鮮咨文

朝鮮國王為咨覆事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承准禮部咨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上年洋船情形一摺軍機大臣奉

旨依議欽此應恭錄

諭旨鈔錄原奏咨禮部查照欽遵等因前來相應鈔錄該衙門原奏知照朝鮮國王豫為善盡毋稍大意並將前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送法國條約之第三十一款鈔送該國王閱看等因除將禮部咨內事意承領而鈔示條約曾非頒

行天下之事。至若小邦民情國勢。斷不可行。仰冀部堂諸大人具由導達。以存終始之

澤千萬幸甚。為此合行咨覆。請照驗施行。

辛巳都察院奏。據四川職員楊廷恩。以呈請轉奏等詞。赴臣衙門呈遞。臣等詳閱原摺。並未封口。尚無違悖字樣。現據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呈懇前來。臣等不敢壅於

上。除將該職員交坊聽傳外。謹鈔錄原呈。並將原摺一件。封呈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恩。奏請撤銷同文館一摺。該知州有無所知人才。堪備錄用。及如何自強之策。著都察

院堂官傳詢該知州如有所見卽飭據實直陳

楊廷熙原奏

臣聞天垂象見吉凶故聖人常因天道以警人初今年自春及夏久旱不雨屢見陰霖蔽天

御河之水源竭都中之疫癘行本月初十日大風晝晦兩時之久此非尋常之災異也十七日伏讀邸鈔見候補內閣侍讀學士鍾佩賢奏稱元早日久請

旨飭廷臣直言極諫以資修省恭奉

上諭著在廷諸臣於時政得失盡心獻替毋循故事毋避忌諱爾大小臣工務當精白乃心共圖匡弼以期君臣文德感召天和

欽此仰見

兩宮

皇太后勤求政理

皇上勵精圖治敬

天愛民之至意。然天象之變必因時政之失。京師中街談巷議皆以為同文館之設強詞奪理。師敵忘仇。禦夷夫策所致。臣思天道淵微。雖不繫於一事。而此事實貽患之大者。謹越職昧死為

陛下條陳之。竊維修德行政實千古臨御之經。盡人合天乃百代盛強之本。自宋奇技淫巧衰世所為。雜霸雖虞。聖明無補。

所以唐虞深明天道亦止授時齊政垂為典章。未聞使義和仲叔作推步之書。成周記列考工亦止分職設官。勤於省試。未聞令庠序學校習工師之事。推之孔子不言天道。孟子不重天時。非故秘也。誠以天文數學。禮祥所寓。學之精者。禍福之見。太明思自全而不為世用。事事委諸氣數。而或息其忠孝節義之心。學之不精。則逆理違天道。聽塗說。必開天下奇衰誑惑之端。為世道人心風俗之害。伊古以來。聖神賢哲。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數而言理。其用意至深遠矣。前月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開設同文館專用翰林進士恩拔副歲少年科第官員。延西洋人教習天文。

并數以為製造輪船機器之用。臚陳六條俱奉

旨准行。旋見御史張盛藻奏請改派學習。繼見大學士倭仁請罷前議。臣以為同文館之議或可中止。茲復見總理衙門示期考試錄取送館攻習。臣月餘以來日夜研思。同文館原奏。覺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謂學士大夫不可無羞無恥。而必欲激其羞惡之良。愧恥之念。其見未嘗不善。然而中國之可羞可恥者。未有大於西洋之流毒西人之倡亂矣。自道光年間啟釁粵東。其前誤於琦善等喪師辱國。失守沿海。設臺任其盤踞。香港因得潛窺內地。虛實熟悉。江海水道。故由廣東而江浙而天津。構數千年

未有之禍擾亂中國之邊疆憑陵中國之城池侵踞中國之關口耗散中國之財賦荼毒中國之人民屢和屢叛國家之貧弱因之其後誤於瑞華肅順等藉寇要君牽掣沿海將帥因而戰守失策於咸豐十年乘中原多事又復渝盟敗約肆虐京華焚燒

宮闈以致

文宗皇帝北狩熱河

上賓龍馭諸王大臣目擊其變身受其災正宜嘗膽臥薪處心積慮勤思破敵之良策廣求濟變之人相以掩當年之羞以雪數世之恥方足以激勵天下也乃今日不恥不共戴天

之僻而羞不知星宿之士何忘大恥而務於小恥也此臣  
之不解者一也原奏稱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  
又稱其法本中國之法特西人慎密善於運思意以為深  
明天文數學無過西人此又所見之不廣也中國自羲軒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稟哲或仰觀俯察開  
天明遠或繼承攢述繼天立極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  
極之遠旁通四遠體之為天人性命參贊化育之經用之  
為帝典王謨聖功賢學之準廣大悉備幽明可通所以歷  
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  
術者中國為備如洋天儀乾鑿度太元洞極潛虛星紀九



章三率周髀皇極諸書相繼而起恐西學輪船機器未必  
有如此幽深微妙矣又況中國為人材淵藪數理載

國朝精蘊二百餘年時憲無失閏之訛天象無昏迷之謬是  
此時之天文算數較歷代為尤精也夫以中國之大養士  
之眾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  
者哉即如康熙乾隆時當塗縣徐文靖一文學士作山河  
兩戒考取諸家之辯論與西士互相考證其間星宿多寡  
度數躔次歧異者不一而足可見西洋於天文數學未必  
精也又有侍郎胡煦作用易函書講明河洛理數指陳句  
股尺筭俱采入

四庫全書最易通曉。何不令天下舉而習之。而必自卑尊人。舍中國而師夷狄。此臣之不解者二也。原奏稱製造輪船機器。苟不藉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徒費錢糧。意必以輪船機器為西洋恃以制勝中國之具。而亦用輪船以敵輪船。機器以禦機器。其策尤非也。夫有利器者在。有善其事之工。而器始利。有善事之工。無善用之人。其器不利。卽有善用之人。遇有人馬能破之。其器仍不利。嘗見宋史載水賊楊太。湖中浮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官舟迎之。輒碎。而岳飛兵到。不數日。其船悉破。其人就擒。可見輪船機器不足恃也。况中國數千年。

和未嘗用輪船機器而一朝恢一朝之上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即我

朝自開創以來與西洋通商非一日彼之輪船機器自若也何康熙時不准西洋輪船數隻近岸彼即俯首聽命不敢入內地一步及至道光咸豐沿海將帥督撫開門揖盜內廷大臣以耳為目先存畏憚之心請

旨屢示寬容而彼愈張凶欲然猶有僧格林沁於天津一戰破彼輪船十餘隻又可見輪船機器即洋人用之亦不足恃也今不思破之之方禦之之術竊恐中國將來之輪船機器較彼尤精而用之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未必不徒費錢糧

徒勞人力也。此臣之不解者三也。原奏稱論者不察，必以  
臣等為不急之務。第思此時當務之為急者，不在天文而  
在人事，不在算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近來洋人伏於肘  
腋，朋橫行恣睢，沈幾觀變。

朝廷急宜憂勤惕厲，奮其神武，或旁招遠諂，求天下之才，  
或博訪周咨，知民間之疾苦，近責樞密大臣，正本清源，深  
謀遠慮，務使立一法，必思不戾舊章，行一令，必期永孚眾  
志，不得敷衍了事，不得唯阿取容。遠策將帥，督撫振興士  
卒，整飭官常，作忠義之氣於行間，盡教養之懷於民上，條  
例無益者除之，免胥吏弄法，黜陟無實者駁之，免督撫專

權應天以實不以文。設事而信無所欺。如此則紀綱立。號令行政教興。洋人雖眾。機器雖利。輪船雖多。斷不敢肆行無忌也。今自

皇上御極以來。汲汲以求賢為念。而廷臣為舉。半皆獲罪人員。時時以安民為心。而凋敝餘生。猶有官吏剝削。新章一出。成憲徒事變更。軍務未竣。實資時多。反覆嘗見。久經奏調。保舉人員。部曹胥吏。竟置

諭旨於不聞。執駁斥。經外臣奏參者。律例煩苛。曹司胥吏得從中舞弊也。舉劾當臆陳事實。今則於六法之外。擬一二語。以為甄錄。無怪為彈乖異。無實不足示勸懲也。且資格限

難於自效。賢才所以多消阻。官祿薄無以養廉。士夫所以  
荒職業。善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而猶令舍人事以  
習天文數學。此臣之不解者四也。原奏稱中國之宜謀自  
強。至今已亟也。夫自強之道。豈在天文算數輪船機器  
哉。臣觀史冊。見歷代之致昇平。臻邗治者。皆上有至誠無  
息之令。主下有各盡其職之臣。工緯武經文。一時天下畏  
威懷德。庶民子來。百工咸集。蠻夷率服矣。今者西洋以數  
千魑魅。魁魍橫恣中原。

朝廷猶因循含忍。不尊控馭之奇策。情服之宏規。而且宰輔  
不聞撻伐之書。臺諫竟無驅除之疏。吏部惟知循例。即以

為得人。戶部止悉收捐。即以為富國。兵制大壞。而兵部不知工作不精。而工部不省。無惑乎人才不興。國用不逸。兵氣不揚。國威不振也。有自強之心。無自強之政。而徒震驚於外洋機器輪船。不可制。此臣之不解者五也。厚奏稱招取翰林進士五項。正途京外官員考試錄取。延聘西人在館教習。此尤大傷風教。夫洋人之與中國。敵國也。世讎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無論偏長薄技。不足為中國師。即多材多藝。層出不窮。而華夷之辨。不得不嚴。尊卑之分。不得而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况科甲人員。讀聖賢書。將以致君澤民為任。移風易俗為能。一旦使之師

事倣敵竊恐朝夕相聚西人或懷私挾詐施以蠱毒飲以  
迷藥遂終身依附於彼昏替不醒習其教者牢不可破而  
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廉恥之道自此喪矣機械變詐之行  
自此起矣聖賢之大道不修士林之節概不講無一非西  
學階之厲也此臣之不解者六也原奏稱西洋各國講求  
輪船之製互相師法製作日新雇買以應其用計雖便而  
法終在人講求以得其源法既明而用將在我因開設同  
文館撥諸立館之心亦慮慮洋人布滿天下數十年來從  
無有人議及破之禦之之法而乃於少年科甲中擇其穎  
悟者師其製作或洞悉源本或陰得人材以為將來破之



禦之地先此中委曲又不便明示天下以啟蒙端而故為  
 權宜之計久遠之謀不知其計亦在其謀亦拙也夫洋人  
 詭譎百出所為狡焉思逞侵陵中國者方將以輪船機器  
 罔中國無窮之利斷不肯以精微奧妙指示於人就令其  
 盡心竭力求其理其源細微曲折全行教授亦不過製成  
 船器與之並駕齊驅已耳而破之禦之之法豈能並以相  
 告哉况輪船必熟諳江海水性水道而運用始靈今使科  
 甲人員明其理悉其源將來造輪船時勢必引繩劑墨一  
 一教工匠製作又必紛紛探明江海水勢淺深教水手運  
 用制敵之法有如是之勞而能成功者乎竊見古今未暨

甲利兵足以制敵之命較機器尤精也而人不為用屢有  
素甲曳兵之時高城險塞足以為人之衛較輪船尤固也  
而人不為守屢有棄城失險之候可知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也茲不操出奇之勝算而為依樣之葫蘆此  
臣之不解者七也原奏稱李鴻章左宗棠等皆能深明其  
理堅持其說或設藝局或設機器局揀派兵弁與少年子  
弟延請洋人教以語言文字算法畫法以為將來造輪船  
機器之本由此以勸是西學之不可不急為講習也臣思  
此事疆臣行之則可

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

可何也。疆臣之制作。信從者不過一省一時。

朝廷之詔令。遵守者則在天下萬世。兵弁子弟。學之不過成其藝事。科甲官。學之即可變成風俗也。蓋科甲官。四民之瞻仰。天下所崇奉者也。查耶穌之教。流入中國有年。不能誘善良而行習者。以其書皆怪誕不經之書。其教乃違天害理。滅倫廢義之教。所以稍有知識者。必不聽其惑也。今而使少年科甲人。專習其天文數學。北面修弟子之儀。不二十年。闕循例升轉。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督撫大吏。皆惟教是從。惟命是聽。出於門牆者也。萬一徇私情。廢公義。其害可勝言哉。又恐天下之人。因科甲尚且學習。遂

相習成風。或奉行不善。一時頓蒙惡魯之革。奸宄不法之徒。藉習天文算學為名。結黨成羣。互相引誘煽惑。倚彼勢力。造言生事。洋人愈得步進。步。連合響應。以倡亂階。恐西學未成。而中原多故也。是西教本不行於中國。而總理衙門請

皇上導之使行也。此臣之不解者八也。原奏稱事屬創始。立法宜詳。欲嚴課程。必須優給廩餼。欲期鼓舞。必當量予升途。是於勤惰之中。亦寓賞罰之遺。竊思賞罰為驅策天下之大柄。賞罰宜必。祿養宜厚。豈僅於同文館一處行之哉。近日陝甘滇黔豫楚。賊氛正熾。軍士飢譁屢告。京外大小官員。

廉休裁撤未見增加從公枵腹而

朝廷之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後賊立功者不稽數真偽於前而苛求出身於後特開補交捐免保舉之條此賞之不信也。因罪獲譴者不追咎其既往予自新於將來有加倍捐復之例則罰之不必也。而且過缺存過缺之名卽用無卽用之費披堅執銳者半日為貢緣循行數墨者厚庸其爵賞將何以勵戎行而申士氣也。茲惟於同文館厚廉饒廣升途何明於此而暗於彼略其大而舉其細也。此臣之不解者九也。原奏稱外人之物議雖多當局之權衡宜定臣等於此等之熟知此言尤屬偏執已見專擅扶持啟

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夫自古帝王立隆建極務在循天理順人情。故詢事考言。用中執兩。而後成為大知。懸詔設鐸。博採旁按。而後不拂乎民心。若事當於理而可行。自必詢謀僉同。無有疑議。若事必不可行。而行之。物議沸騰。在所不忌。人言浮動。置若罔聞。尼沮者招愆。諫諍者獲譴。則有王安石之行新法。秦檜之主和議。大抵如是也。其後禍及天下。害貽後世。何莫非膠固擅權。獨行獨斷之所致哉。伏見我朝成憲。凡改一制度。設一官職。必下王大臣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妥協覆奏。施行所以無專擅。諸弊。今新立一同文館。而令翰林進士科甲正途出身。京外各官皆從事。夫狄此。

何等重大事件。關係非輕。豈總理衙門數人之私見。遂能  
決然行之。而無弊乎。即觀其原奏命意。亦兢兢於人言。務  
為迴護。是其設立同文館之初。未嘗不明知此事之不當  
於天理。不洽於人心。不合於眾論。而必欲潰夷夏之防。為  
亂階之傳。此臣之不解者十也。臣如同文館為總理衙門  
請

旨准行。未嘗計及於行之害。不行之利。狃於目前。忽於日後。強詞  
奪理。萬難挽回。惟見

兩宮

皇太后自聽政以來。遇事必虛衷訪卹。斟酌盡善。不構成見。茲於

同文館之說創制非宜謹請

收回成命以杜亂萌而端風教。弭天變而順人心。若事在必行。恐失信於外洋。又生釁隙。仰懇將翰林進士科甲有職事官。員撤銷。惟招取曾經學過天文算數者考錄送館。與西人互相印證。如此既無失信於外夷。亦可無傷風化也。再同文館三字。係宋代獄名。考宋史蔡京等當權殘害忠良。排斥正士。有異己者。卽下同文館獄。是同文館之名。非美名也。今復襲之。而令翰林進士五項正途相聚其中。既失考據。而又非嘉于士林之盛舉矣。近因人情狃慣。議論紛紛。實不能已於芻蕘之獻者。故越職言事之罪。在所不辭。冒



死直陳

諭內閣前因天時亢旱詔求直言原冀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茲據都察院代表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摺。收收數千言。甚屬荒謬。同文館之設。歷有年所。本年增習天文算學。以裨實用。歷經御史張盛藩大學士任行先後請罷前議。因其見識拘迂。壘經明白宣示。茲據該知州所陳十條。不過摭拾陳言。希圖自炫。原可置之不論。惟有關於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楊廷熙因同文館之設。並詆及各部院大臣。試思楊廷熙以知州微員。痛詆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且謂天文算學。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普天之

下孰非朝廷號令所及。豈有強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又謂事在必行。懇請將翰林進士科甲有職事官員撤銷。尤屬謬妄。國家設立科目。原以登進人才。以備任使。曾國藩、李鴻章等。均係翰林出身。於奉旨交辦中外交涉事件。從無推諉。豈翰林之職。專在詞賦。其國家政務。概可置之不問乎。至所稱西教本不行於中國。而總理衙門請皇上導之使行。及專擅扶持。啟皇上以拒諫飾非之漸等語。更為肆口詆誣。情尤可惡。推原其故。總由倭仁自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後。種種推託所致。楊廷熙此摺。如係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諱。卽未與聞。而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該大

學士與國家休戚相關。不應堅執己見。著於假滿後。卽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任。會同該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濟時艱。毋蹈處士虛聲。有負朝廷恩遇。至楊廷熙。草莽無知。當此求言之際。朝廷寬大。姑不深責。恭親王寶琴。請將楊廷熙所奏十條。派大臣叢議。並請將該王大臣及現任各大臣。均暫開總理衙門差使。聽候查辦。自係為楊廷熙摺內有專擅挾持等語。當此時事多艱。該王大臣等當不避嫌怨。力任其難。豈可顧恤浮言。稍涉推諉。所請著毋庸議。

六月甲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五月二十三日。接據俄國住京公使倭良嘎哩函稱。西疆情形。

本國急欲早就定平和約通商一切仍舊舉行不知中國用何良法可以成功並稱該國總理衙門令詢現在設有何法掃除邊界能否剋期一律肅清又稱並非干預中國政事實係關繫兩國邊界緊要交涉之件絕無坐視之理各等語臣等查該使之意明知中國多事不能遽顧西疆欲乘中國不能為力之際揀取地土而又礙於和約自顧體面不肯顯居盜竊之名而陰收漁人之種此其隱謀也若我既不能急圖斯不得不聽其所為而彼必猶謂代中國辦事凡欲逞志於中國而不得遂者藉此要挾無厭這無了結此其狡計也即斥以中國之事無庸干預而其函

中已經言明並非干預其終歲勞師糜餉又夫通商之種  
豈肯坐視置而不論此又其實情也果能及時厚集兵加  
廣備軍餉選賢任能何難剋期埽蕩使其隱謀無所用狡  
計無所施方為正辦無如目前捻蹤日近回匪方張

畿輔旱荒內顧猶且不暇何從議及外攘真正辦法既難議  
及而欲以塘塞枝梧者禦強鄰之虎視豈有善策或謂江  
南髮逆曾收助勦之功而非所論於西疆也江南水師陸  
路兵勇本多借助外國不過千數百人且有各國互相牽  
制強客未至欺主是以轉旋尚可由我而已屢生枝節大  
費周章幸未貽患今西疆既無主兵而一任客兵所為直

同素徐是助勦之說。斷難議及。又或以兵力之缺。由於乏餉。不妨借餉以資兵加約其會勦。以收夾擊之功。此舉亦難輕議。緣西疆縱橫數千里。一無完善。接濟毫無。兵少則不敷用。兵多則餉愈多。無論少借無濟於事。即使彼族能允多借。我無接濟之餉源。千百萬借款用完而功不蒞。將何以善其後。而况未必即肯多借。借之而又無款可償乎。此借款之說。又難議及。既無切實辦法。即難措詞答覆。臣等於萬難措手之中。勉善暫緩之計。準清據理善言以覆。仍不免空言搪塞。其能否聽從暫緩。別生覲覩。尚難豫定。但事關國計。未敢輕率辦理。所擬覆函措詞。是否相宜。此

外有無良法誠恐日等智術短淺慮有未周致滋貽誤合  
無仰懇

聖恩俯念邊疆事體緊要

飭派老成諳練大員數人會同密議以昭慎重所有請

派會議緣由鈔錄原函一件擬覆函彙一件恭摺具陳奉

旨著派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會同該管王大臣妥

議具奏

俄使倭良嘎哩來函

自新疆於本國交界各處回匪畔亂以來至今將及三載  
惜尚無日蕩平當數年之前本國前任欽差大臣以曩時

伊華將軍於交涉事件多有外錯將來必致貽患等情屢  
向貴王大臣豫告乃貴王大臣或以俄領事素與該將軍  
不和置而不問以致私煽本國游民抗順然伊華亦不久  
卽亂矣俄人有言曰玩於火者終蹈自焚之災誠哉是言  
也該將軍方主使俄屬之哈薩克爲亂不圖作法自斂如  
此其一切妄行據本大臣雖無疑京師之心然若早爲訓  
誡或不致滋生事端卽亂亦當不至此旋及旣亂本國雖  
以該將軍等多行不義不忌小嫌屢於交界設法輕其內  
顧之憂如回匪氣跋方張該處官員逃徙流離無不侵待  
兵弁情急入境准許採買糧食接濟軍需農商兵役避賊



來者亦皆安插留養。其官軍擊賊。本國未能助。勒蘇當與浩罕布噶爾等國動兵。兼因回匪向中。俄屬之同教。哈薩克人等。甘心潛往助。惡肆劫。自不能不嚴防。要隘。然既分兵。違其通賊。則賊之羽翼自少。亦不可謂非相助。免如此相助。乃伊犁塔城等處領事官署。商團房屋。悉被焚燒。貨物多為搶擄。邊界交易。一無所有。貴王大臣固亦知之。虧傷如此。更貽許多不便。如中國邊疆日亂。本國哈薩克亦日生蠢動之心。至今難測。何日太平。自宜時常駐兵防其私走。則於我國大有妨礙。種種為難。本大臣復念與貴衙門所商緊要之件。雖非越理難行。至今已逾二載。尚且未

定。茲查西疆情形。本國急欲早就平定。和約通商一切仍舊舉行。不知中國用何良法。可以成功。近日本國總理衙門來文。令本大臣向貴王大臣詢問。現在設有何法。掃除邊界。能否剋期一律肅清。迅即聲覆等情。到本大臣查此。並非干預中國政事。中國之政。其權自主之。實因關繫兩國邊界緊要交涉之件。絕無坐視之理。諒貴王大臣自必洞鑒。因持專函佈達。並望見覆。

擬給俄使倭良嘎哩信底

昨接來函。具悉一切。西疆不靖。經貴大臣以有何良法。以期剋日肅清。相詢。具微睦誼相勸。此事不但為貴大臣所

當慮亦實本王大臣等之所日夜圖維而不敢稍忘者也。邊界之亂貴大臣以為該將軍辦理未協之所致本王大。臣原不必為之迎護。然溯查西界未議畫分以前沿邊之。哈薩克向無滋擾之事。一自議分邊界而不晚事之哈薩。克被人煽惑未免因而生亂。貴大臣自無不深悉之理。然。目下兩國既經同堅舊約分界有約則邊界致亂之由。彼。此不煩再問。刻下所當計者邊疆不靖彼此為難情形。俱。不得不為剴晰。在貴國既煩防堵之兵加而又失通商之。利。固欲息思肅清。雖邊疆不靖鄰國致煩防堵為各國常。有之事。而西疆關繫中國土地。本王大臣等更宜兼為慮。

及其未能剋期蕩平以釋貴國之慮者實賴兩國和好二百餘年近來又有貴大臣常川住京先教睦誼深悉我國情形而况我國逃難兵民貴國猶肯代為周濟護送進邊卽此更足昭睦誼之實斷不能疑及貴國另有干預之意該處本係中國之地早經竭力圖維以為次第辦理之法諒貴大臣自能洞悉而無煩瑣瀆者也事關國計切望貴大臣深為體諒以期邊境早清和好日篤不勝盼望之至恭親王等又奏竊日衙門於上年十一月初五日奏請招考天文算學專取滿漢舉人恩拔副歲優貢生並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考試錄取旋復奏請推廣考

試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並進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均蒙

諭旨允准。嗣因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寥寥。並經奏明。就現在投考各名考選等因。在案。兩月以來。投考之人。正途與監生雜項人員相間。且等以此舉既不能如初念之所期。不敢過於拘執。因而一律收考。共計投考正雜各項人員九十八名。定期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門扁門考試。計已到者七十二名。先經投考臨時未到者二十六名。試以策論認真考校。將各員試卷。公同閱初。擇其文理可觀者。選取三十名。於二十六日。覆加考試。文藝均屬一律。謹將錄取各員

試卷恭呈

御覽伏候

欽定後即將取中各名送館學習如將來人數不敷再行招考以  
資研究

御批知道了。單一併並試卷併發

乙丑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室靈桂等奏五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一  
摺該知州有無所知人才堪備錄用及如何自強之策著都察  
院堂官傳詢該知州如有所見即飭據實指陳欽此。臣等傳該  
知州當堂詢問據稱人才之有無必學之最精知之最真

而後可指陳不敢草率妄舉惟自強之過現密擬數策因  
繕寫不及懇緩數日即呈請代奏等語茲據該知州繕條  
呈懇代奏臣等公同詳閱尚無違悖字句謹鈔錄原呈並  
條陳一件封呈

御覽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都察院代奏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條陳一件著留覽

楊廷熙條陳禦奏四策

一。輪船易制宜多方訪求其術也臣見輪船頭輕而尾重  
頭低而尾高頭尖而尾闊使直行而不便於橫行利前進  
而不利於後進斯破之弊之之法亦不難也臣於成豐八

年由上海雇輪船到山東。見島中突出小舟五六隻。鈎附船尾而行。洋人卽令通事各給洋銀二三十圓而散。細細訪問。皆島中水賊也。洋人畏壞其船而給以銀也。臣審視水賊舟中。列無他物。惟手持一藤桿。長丈餘。上貫鋒利鐵鈎。船中插二三藤竿。竿頭皆以繩懸一巨石。形如棗核。又有長五六尺木棒數枝。彼若不給銀兩。羣卽以手中之桿鈎其船尾。而以舟中懸石之竿鬆其索結。將石彈墜於出煙筒中。其筒遂炸。船卽分裂。洋人若拒之於上。羣又以木林下貫其輪中。船亦炸裂。緣輪船三面槍礮。皆可禦人。惟船尾闊大而難掉。是以小舟鈎附其船。而潛於船之尾。



側○洋人槍礮無所施而不能制之○可見未有不可破之物也○又聞各處尚有以水雷水礮擊壞之者○其法不一而足○未知近來猶有其人○猶存其法否○懇

飭沿海官司兵弁密訪其人○密求其術○自有破之禦之奇策出矣○  
一○陰杜其傳教之術也○洋人不惜重貲○誘人從教○居心險恨○顯而易明○無識愚民○既惑於利之所在○誤墮術中○不肯之徒○更得藉以自固○儼然一逋逃藪○不糧不券○屢生弊端○不受約束○顯倒是非○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若不早為杜絕○傳習既多○制之亦不易○將來欲分之而無所分○欲別之而無所別○其貽患不淺也○當此之時○既不能令傳者不傳○自

不能禁習者不習。臣思禁之之法。當以不禁為禁也。夫無業游民。入其教者。未嘗不心知其非。或藉勢力以陵偏善。良或尋仇怨以扶判官長。其伎倆不過如此耳。若一切陰為杜絕之。彼即無所利而恥之也。竊見我

朝處僧道之法。僧服僧衣。道有道帽。自為一流。與士民迥別。一切民情公事。彼皆不得與聞。所以與人無患。與物無爭也。今若以蠅流道眾之法處之。彼無利可圖。而又不合於人羣。亦何樂而為此者。請

旨飭議一異樣分別之法。使殊於眾人。並曉諭中外。嗣後凡奉西教者。皆在本籍報明奉教日期。入教之後。不得干預公事。

已入教者亦須呈明俾士民一望而知為奉教之人以示  
異別相遠之意是陽為奉之即陰為絕之人即至愚未有  
不自慚不類者即不自慚而其勢自孤亦無害於事而有  
所別也其教將不戢而自殫矣

○德絕其同利之源也洋人在中國所圖者利耳即以所  
圖之利聯絡中國之民而引以射利者半皆粵浙小民所  
以內地之商賈常失業也然彼國之土產貨物皆非中國  
日用所必需也必上好之用之而下斯貴之重之也從前  
射利大宗不過煙土洋表羽毛大呢等項今自洋藥之禁  
一開鐘表多粵人所作彼國之貨價反不及中國之昂貴

獲利不似從前也。此時又添出槍礮機器等物。大半皆粵人製造。卽真正彼國所作。亦不堅實。發機易壞。尚不及中國之精良也。德咸豐十年。臣在江北軍營。帶淮江礮船。見各營員弁。多以重價購洋人槍礮刀劍。初以爲勝於中國也。於閒時。擇地懸賞。懸的較之。彼之槍礮。與中國輕重長短同者多。不如中國之能及遠。緣藥力薄故也。刀劍更不如中國之利。屢試如此。一時兵弁。旋轉售他營。而不用。今若令各營較試遠近。自知之也。又記。臣任鄆縣教諭時。見縣中士民多服洋人靴。卽因傳諭士子。告以非正服。並出示聲明。舊例示中數語。有近來服飾侈靡。凡卑隸賤役。皆

僭用紋緞以後止准服羽毛洋呢洋布等物一時皆賤而  
恥服之縣中商賈遂無販賣洋貨者此不禁之禁也卽此  
二端可概其餘懇密

飭各軍營各督撫學臣轉飭所屬善為杜絕凡西洋貨物人皆知  
賤之則固利之源自塞矣

一○修理江海要隘精練水師豫為防禦也凡事有制之法  
必須眾志成城有禦之方尤賴有險可據是宜於沿江沿  
海輪船出沒往來之地急早修理布置相度隘口寬窄水  
勢淺深設防而又整頓水師練其膽識激其忠義以免貽  
時周章以期緩急可用誠能辦理嚴密彼必有所畏而不

敢肆其猖獗也。若仍無所忌憚，亦有備而無患矣。

甲午大學士官文等奏。同治六年六月初二日。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具奏。接據俄國公使信函。請

派大員會議一摺。奉

旨。派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會同該管王大臣妥議具奏。欽此。臣官文等定期在內閣公同閱看。該國公使信中隱謀狡計。以及新疆辦理種種艱難。均屬實在情形。原奏業已詳盡。其礙覆俄使信函。雖似空言搪塞。但既無切實辦法。若遽峻詞駁斥。轉恐別生枝節。亦惟有虛與安慰。以為一時權宜之計。臣官文等於總理衙門辦理中外交涉事

件○其中繁難掣肘○未周知○昨與臣奕訢等面議一切善  
畫○均出萬不得已○目下就事論事○止合善言答覆○稍緩其  
勢○仍當急籌自強之法○俾有轉機○應請

飭下西路統兵大臣善為布置○勉圖規復○毋致該國有所觀餽○臣  
奕訢等因事關重大○猶恐智慮短淺○復細詢臣官文等有  
無別策○臣官文等公同籌計○細閱總理衙門所擬給俄使  
覆函○尚稱妥善○應即趕緊繕發○縱不能窺其究竟○而迫於  
時勢○似不至激成釁端○臣等意見相同○謹合詞繕摺覆奏  
軍機大臣面奉

諭旨依議

己亥。禮科掌印給事中周星舉奏。通者

朝廷以天時亢旱。

下詔求言。凡在臣工。宜共體

宵旰之盛。心思

國家之至計。勉圖良策。以濟時艱。竊謂今日之最要最先者。莫過於馭夷一事。而求所以馭之之策。惟在參酌權宜。綜覈名實。力行富強之政。以成安攘之勳。不當隅見自封。執守經持正之說。薄秦漢而遠法唐虞。屏申韓而別崇黃老也。臣幼隨父兄。服官吳會。往來海上十餘年。凡江浙之財賦源流。與西夷之風尚性情。閱歷訪求。略諳其概。用敢卽



平日管見所及者。釐為三端。曰增官制。曰商榷。廣人本請  
為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陳之。何謂增官制。自昔以來。雖禹稷皋夔之才。其職司不  
相通。故其心專。其事一。周官山林藪澤市廛。各有所掌。漢  
有鹽鐵使。唐宋皆以宰相為專使。及總領三司事務。非僅  
會計於內地也。天下財利。皆得而主之。元明及今。其職遂  
廢。戶部僅總覈已成之績。而稽察焉。通制之權。不逮疆吏  
之親切遠甚。布政司兼承宣黜陟。不專理財。鹽運使所轄  
止一道。而無督銷之任。皆不足舉其事。此時通商事起。等

款孔亟。應區外吏為三等。一曰察吏之官。如督撫監司之類是也。一曰親民之官。如府州縣是也。一曰理財之官。則一省設一人為常平使。予以鄉銜。秩視正三品。不拘資格。惟其才堪勝任者。由督撫保薦。如西洋領事官之例。月給公費千金。使之主一省之財。料容物價之低昂。施斂散之妙用。不使之甚貴甚賤。以病民。酌取其常平。常盈以裕國。其所屬官為常平提舉一府一人。馬一縣一人。馬並一鄉一鎮亦一人。馬。仿古之三老。耆夫。擬今之團練鄉長。其授不以官。而由眾推舉。善則終身可也。世守可也。不善則商民公訴而易之。於是治農和理溝洫。興山澤之利。通商賈。

之窮苟可以利公便民者皆可司其興廢為提舉者必厚  
給公費養其廉一府一縣一鄉者視一省專使之數而遞  
殺焉不問其出身之崇卑不嚴以體制之束縛惟洽輿情  
為主其所解於上者一年中買賤賣貴之羨餘先散後斂  
之贏息皆於歲終納之官而殿最之蓋視民察吏之官不  
能理財者固人材之不能兼長亦勢禁形格之所致察吏  
者所謂風憲衙門其篆文不曰印而曰閭防其故可深長  
思矣州縣雖與民較親而名節所繫非清潔為眾所素服  
者一涉財貨卽物議沸騰且不能久於其任惟別設理財  
一流之官則名位不躋于清班等威亦同諸雜職下情皆

易於諮詢。官箴可略於苛求。庶天下能理財之人。得盡其才。竭其力。然進退既憑之千萬人。月日非平時信義篤實。一錢不苟者。當不為眾論所予。而情託勢屬。並無所施。大抵如商賈中之會館董事。邊省土司之類。縱未必人人皆良。而閭閻貪劣者。必不能竊據其任。明矣。沿海通商之所。每省一人。皆統於欽差大臣。而以兼諳洋務者為之。凡外商華商交易之事。皆責其調停經理。必視察吏親民之兩途。兼轄為善。所謂增官制者。此也。何謂斂商權。外國商賈之事。官中無一不預聞。中土往古寓兵於農。西人皆寓兵於商。故兵餉則常盈。商利則日厚。中國以遞末為恥。以與

商同利為戒。雖有平準均輸市易諸古法。皆偶舉即輟。不能精求。此則自明以前。以中國治中國可也。今西洋數十國。廣聚海洋。而猶守古之常經。勢將有所不可。夫市間百貨。以食鹽為最巨。故另設有專主之商。以濟民食。而佐國用。此外若茶若絲若雜糧若油炭糖紙。皆民間一日不可無之物。誠能識其盈虛消長之微。而施以還貸酌劑之善法。則民氣必甚平。商情必甚遂。國帑必甚盈。卽以鹽米二端論之。前年淮南缺產。本議以淮北之鹽十萬濟之。果爾則盈餘可得一二十萬。上年蘇松常鎮嘉湖二三月間。民幾淡食。惜無人運淮鹽一萬石如計酌其閒。則盈餘又得

十餘萬甯紹等府自成豐三年後悉賴江北之米。浙商獲利無算。僅各省設常平使。提舉官。則何處缺乏何物。卽知照何處採買。出官中之存款。或遺委員。或給股費。可濟各省民用之乏。而平其驟貴之價。歸官之盈餘。亦從可知矣。茶山桑朮。在在以官守之。如此則天下物價無甚貴甚賤。財貨無常壅常滯。譬如人身血脈。無一刻不流轉於四肢。有生不生之機。無隔閡之病。如古之交于會。于世俗所謂銀號會票官錢店。西洋之擔保會。皆可逐漸仿而行之。貪商大賈。不能操其奇贏。國家之利柄。更駕夫西洋之上。所謂啟商權者此也。何謂廣人才。西洋之用人。不設科目。

不由薦舉不論資格惟以才能優劣技藝精麤為斷故人皆趨事赴功但患己之無才不患有才而無所遇且養之至厚待之至寬薄技偏長無非絕詣中國則既無養士之費又鮮儲材之路在嘉慶以前日用至輕風俗尚樸不得志場屋者率皆閉戶終身不至凍餒近四五十年雖名列春秋二榜亦復嗷嗷待哺一飽無恃凡昔之廣東兩淮兩河可以供寒暖之處久已為布政真能讀書稽古者愈久愈稀下者從事工商中材而黠者往往為西人所籠致中國情偽虛實率皆盡聽吐露且或陰助其著書立說任意冊笑以中其不平之氣南唐投宋之樊若水北宋投夏之

張元皆能恣其果雄。大為國患。而我中國所藉以聯主客  
之情者。惟數通事而已。其人率皆市井中佻達游閒。不出  
鄉里者。質魯識淺。心術又詭。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通  
事二十餘年。彼尚習我言語文字者。比比。其殊尤者。至能  
讀我經史。於我朝章史治。類能言之。而我於彼國。則茫無  
所知。於是不得不寄耳目於蠢愚。謬妄之通事。將一命傳  
一詞。展轉以通。夫其本旨。無怪彼我之不知。情偽之不識。  
議和議戰。總不得要領也。夫專對之。亦聖人所尚。如漢之  
隨和。陸賈。宋之富弼。曹利用。諸人。咸能以筆舌材辯。繫國  
安危。於折衝樽俎之間。片言而定。至計苟有其人。則雖強



敵有不敢輕視者矣。竊謂內而總理衙門外而五口三口通商大臣必當同時大開幕廡廣求奇士其博涉古今貫通中外之術固為上品。卽一才一技之能甚至天文算法拳勇技擊卜筮遁甲劍俠方士之類有殊絕於人者皆羅致幕下必使我足以弱夷之勢夷不能困我之林而且西人之一舉一動不可以告人者我得而先知之先制之一挫再挫彼必駭然於中上人才之眾其狂肆悖境斷不敢出諸口矣。西人地理全志作於咸豐癸丑年書中於日本國記其欺侮亞墨利加觸石漁船時思報復於安南國極惡其譏防之嚴權稅之重於緬甸國亦有胥吏橫徵之怨。

識者謂諸國將有兵端已而果然。夫能讀其書於國事兵機已可豫測。况深得其要領乎。咸豐六年法國絲地被焚。絲價驟貴一倍。洋行有先得確耗者獲利數百萬。使我豫養奇士。豫儲經費。則彼之消息我可先彼而得之。不特其大利將為我奪。更可服我之真足自強矣。姚啟聖之平臺灣。卽以多用閒謀。鄭氏之鉅細罔不聞知。故能克奏大功。此近事之確證。所謂廣人材者此也。夫中國為地球第一大國。原隰沃衍。民物蕃阜。西夷之覬覦久矣。數年來編繪輿圖。輟跡及于滇黔川陝。其意可知。目前得俾而議和者。則以俄英法美四大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箱制。莫

敢先發而然賦虎狼難馴之性肆犬羊無厭之求恭度志  
 昨日甚一日且十年之期將屆換約在即任其要求勒索  
 何以堪之況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與英屬部孟  
 加拉等境接壤俄境東自興安嶺西至科布多毗連者數  
 千里前聞俄使蹤跡已近綏芬河一帶距長白吉林伊遜  
 臣前讀總理衙門原奏極言中國宜謀自強至今已亟當  
 此諸夷環伺適有一隙之間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也海  
 外地多不毛生齒較鮮而自強不息即能雄長西陲若中  
 原博厚蕃昌而生齒轉制於外夷必無是理以上三端別  
 流品而財有專司不悖乎本朝之官制法常平而國操利

柵無礙乎各省之商情。恤孤寒而人無棄材。不害乎百年之士。習殫實心以行實政。用中土之人。和盡中土之地。加近總理衙門請採西學製洋器為自強之本。若以此三者相輔而行。則當因勢利導之時。為因時制宜之術。國威既振。國用亦豐。樽俎即干城。菽粟如水火。然後能勵我所短。敵彼所長。救時濟變之策。似在乎此。可否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海疆督撫。各口通商大臣。悉心妥議。覆請施行。僅以事涉更張。則請姑就上海甯波兩口先行試辦。俟有成效。再推廣。似亦可行。可止之善策也。

諭內閣。給事中周星譽奏。理財用人。宜量為變通一摺。著該衙門

議奏

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燾福建臺灣道兼學政吳大廷奏  
竊考臺灣圖誌南路鳳山縣所屬洋面之險沙汕礁石觸  
舟卽碎者以瑯瑤為最。生番之兇豺目獸心見人卽殺者  
以傀儡山為尤。距鳳山縣西十里。打鼓口放洋至瑯瑤約  
二百四十里之遙。由瑯瑤換小舟登岸。束折迄於傀儡島  
道羊腸。菁深林密。自來人跡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我

朝設土牛之禁。嚴出入之防。所以戢兇殘而重人命。用意固  
深遠也。不料本年二月十八日。准打鼓口英領事賈祿致  
臣大廷函。突有火板商船一隻。駛至瑯瑤洋。火紅頭嶼衝

礮擊碎。船影駕划逃。至珥璫尾龜仔角鼻山登岸。猝遇  
生番多遭戕害。僅餘華人水手一名。逃至車城街被救。配  
船送署收領。請飭地方官確查情形。照律究辦等語。當經  
臣大廷飛飭鳳山營縣速為查辦。一面仍函覆該領事。告  
以生番不歸地方官管轄。嗣後請飭外國商人謹遵土牛  
之禁。不可擅入生番境界。以免滋事。嗣接貴領事覆函。絕  
無異說。並以該國有犯風船主自度來信。感 臣大廷設法  
保全殷殷致謝。並據該縣吳本杰稟稱。即日會同署南路  
營參將凌定邦。接見貴領事晤商辦理。該領事亦知生番  
行同獸類。匿跡放槍。不可理喻。並以該處山海險阻。不便

進兵意謂可以息事矣。詎三月十四日合眾圖李領事費  
總兵管帶兵船來臺。照請撥兵會剿。其意甚銳。臣明燧等  
非不知該處不能進兵。伊等往亦無益。而大局所繫。須求  
萬全。當將與賈領事節次函商。情形縷細照覆。並允以卽  
飭地方官從長計議。設法辦理。若使外國洋兵往剿。損威  
失事。愈抱不安。再四勸阻。接見之下。復經臣等剴切開導。  
又密屬隨行通事花翎同知林鏡從旁開說。始欣然揚帆  
而去。嗣接委員凌樹芬暨鳳山營縣會事奉檄後。卽委熟  
悉番情之前屯把總潘春暉。前往哨探。何處可以安營。何  
道可以進兵。詳細查明。以憑勦辦。後據該弁回稱。馳赴琅

瑤詢之番民均云離龜仔角尚數十里該地盡係生番並無通事水路則礁石林立船筏罕到陸路則生番潛出暗伏殺人其巢穴徑途無從偵探等語臣等雖知查係實在情形據情照覆李領事等婉切勸諭仍密飭該員等於萬難為力之中總當從長圖之以彰

國家柔遠之意以杜外人挑釁之端特以人非華民地非化內勉日圖功萬難應手準理度情洋人亦當見諒乃五月十二日戌刻又接李領事四月二十九日照會既明言該處西南風當令難以下手知而又以打聽夫事船務尚有四名未盡殺害以傳聞無據之詞漬催勦辦臣等何難據



理力爭折其桀驁之氣。無如遭值時期。不得不曲示包容。又經臣等照覆。添委前署南路營參將凌定邦幫辦靖海營營官吳本烈。署安平協副將蕭瑞芬酌帶兵勇。水陸並進。會同現任參將文麟。知縣吳本秀相機圍之。並飭如遇該國兵船。妥為勸阻。不可任聽輕進。致虞意外。乃該參將等料檢行裝。甫於十五日早先後起程。而該地文武稟報洋官受控之贖夕。據稟前因十二日。探有花旗國輪船二隻。收泊旗後。是否報復瑯瑤生番之嫌。卽飭兵役前往確探。現經兵役回稱。探得花旗國輪船於十二日到旗。卽赴傀儡山之龜仔苴社內。有二等帶兵洋官一員。洋兵一

百七十八名。被生番詐誘上山。從後兜拏。因路徑險窄。帶  
兵官受傷斃命。洋兵被傷者數人。輪船已於十三日開駛  
上海。聲言回國添兵。秋冬之間。再來勦辦。現在被傷洋官  
埋在旗後渡船頭等情。臣等得報之餘。不勝詫異。夫兜拏  
之不歸。

王化該地之礙難進兵。臣等反復辯論。不啻顏充脣魚。卽李領  
事照會。亦自言風木當令。難以下手。何以由旗後至府城  
未及二日。程不過百里。既不向。臣等知照平語。又不就近  
約同該地文武會商妥辦。冒險恃強。深入絕地。自取挫衄。  
夫復何言。該領事等如能反躬自責。應知臣等從前生番

難勦之說再四勸阻具有苦心但洋情悍執既據聲言回國添兵秋冬再來勦辦恐亦未盡于虛查府志藝文內有云傀儡生番鮮食茹血蒙頭露目手執寸鐵伏林莽以伺人賽鞞腰而稱傑又海東札記有云生番善於走險懸崖絕壁跣足而登捷若猿猴每掘土為坑暗藏鋒竹蓋以薪芻或誤墮輒為所害又潛伏草內暗發鏢矢往往被戕云云似此該領事等即再往攻料亦難於得手且花旗遠處西洋非從前紅毛荷蘭諸夷近在東洋可比亦未必遽有覬覦別口之事惟臣等職任地方總以安靜息事為要現擬將蕭瑞芳等先行調回督令署臺灣府葉宗元移飭該

地方文武一面安撫瓊瑤附近莊民仍選得力屯弁屯丁。不動聲色駐紮距瓊瑤不遠之水底寮一帶聽立重賞密約熟番來開代謀並飭確探該國兵船如再來旗該地方文武立即馳報設法阻止以免仇讐愈結愈深改成不了之局伏乞

飭下總理衙門照會該國公使據理辯論毋得帶兵自辦一誤再誤

御批該衙門知道

庚子科布多參贊大臣全昌幫辦大臣明瑞奏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據霍吡邁拉危卡倫侍衛德振等稟報於本年

四月初一日卑職等到那林卡倫界內開齊路傍見有俄人新蓋木房外堆木料無數卑職即派協理台吉車德恩等前往驅逐旋據稟稱俄人名喚周登言說因上年伊犁榮將軍由此經過時他們曾請示過奉榮將軍指示准其他們在此蓋房等語卑職復自往查問據俄人周登所稱與前無異當經卑職向其善言開導乃該俄人全然不理是以無法暫行旋回四月二十二日忽有俄人七十餘名來到霍呢邁拉尼卡倫執持火器遂令那卡卑職即令卡兵用哈薩克話詢得俄人名喚蘇圖努克言說卡倫地方亦給了他們了卑職即令卡兵向其辯論有何憑據俄人

蘇圖努克給了俄字紙一塊。卑職並不認識。二十三日俄人復催那卡。卑職令卡倫官兵百端開導。再四剖辨。令其暫回伊國。以待分界。毋傷兩國和好。乃該俄人拆毀卡倫房屋。執持火器排隊。意欲打仗。卡倫官兵懼怕。皆各避退。卑職亦被俄人將衣物搶掠而去。卑職無奈。退至虎郎阿吉爾。軒卡倫駐紮稟報等因前來。查該俄人近年屢擾邊卡。科城時有北顧之虞。上歲因其迫驅哈薩克進卡。曾經等奏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伊國。隨將該俄官調回。科屬北界。賴以稍安。乃今俄竟復來。執持火器。拆毀卡屋。驅逐駐卡官兵。侵佔邊界。益造房屋。搶奪卡官衣物。

要挾那邊是其強悍無禮違背前約有傷兩國和好查索  
呢邁拉尼卡倫係科城西北邊界西鄰哈薩克北接俄境  
值此時勢維艱西疆賊氛未表若與其明剝曲直爭奪卡  
界必致肇啟釁端且恐另生枝節加以科城無人通曉俄  
語向不與伊通文既苦辦無可恃又計窮無所施惟有仰  
懇

天恩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行伊國西悉畢爾總督即將該  
俄人蘇圖努克等調回嚴加約束毋使鄰近科卡俄人再  
滋事端特待分界以敦和好惟俄夷詭詐性成至著伊犁  
將軍等全去歲由俄國到科果否允許俄人在科卡蓋房

之處礙難憑信除等將該卡侍衛呈送俄字憑據一紙備文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照並飭諭霍克邁拉尾卡倫侍衛德格督率所屬各卡官兵嚴守邊界毋致滋事聽候辦理外理合據情馳奏

御批該衙門知道

甲辰刑部會同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前准護理江蘇巡撫郭柏蔭題上海縣客民張淮全故殺法國巡捕巴隴身死一案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旨三法司叢議具奏欽此緣張淮全籍隸南匯縣向在上海金利源洋棧充獲煤夫頭租住洋人房屋同治五年正月二十



一日夜。張桂金同謝阿馨。並金狗。裴洪。在房闌竹牌賭博。三更時分。法國巡捕。已隴推門進內。拏取桌上洋錢兩圓。並將張桂金毆打。張桂金向奪洋錢。互相扭結。張桂金掙紮不脫。順拏尖刀。恐嚇已隴。不放。將張桂金扭出門外。張桂金喊救。並用刀嚇戳。致傷已隴臉上。有不知姓名之老火。聞喊。攜刀趨至。砍傷已隴臉上。並刺其兩手。謝阿馨用竹槓毆打已隴頭上。並未成傷。已隴隨手倒地。亂滾喊叫。張桂金慮有外國人聽聞。趕來幫護。一時情急。起意毆死。喊口。卽用刀向已隴砍戳。致傷其頂心額角。腦後咽喉項頭等處。詎已隴傷重。當卽殞命。張桂金慮恐破案。起意棄

屍滅跡商令謝阿營。老六金狗幫同將屍擡棄河灘轉回  
已隴所取洋錢。經張淮金拾回各款。經該縣訪聞。並據地  
保同法國巡捕報驗。審供不諱。該護撫將張淮金依故殺  
者新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謝阿營依故殺案內兇犯起  
意棄屍聽從擡棄之人。無論在場有無傷人。照棄屍為從  
律不失屍滅一等例。擬杖九十。徒二年半。逸犯老六等緝  
獲另結等因具題。經刑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照擬。覈覆  
題結在案。茲據法國蘭使先後函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奉稱已隴一案。延有年餘。並未將兇身正法。經上海總領  
事官疊次催問。道縣迅速辦理。該道縣以京都未來文書

無從遵辦。推阻此案。起於去歲正月間。延緩至今。事關兩國案件。應存兩國和好之忱。必須於定例之常經。稍從權變。方顯友誼之篤。應如何權宜辦理之處。卽希見覆等語。當由總理衙門一面將中國定例詳細函覆法使。蘭盪一面行查上海通商大臣去後。乃法使蘭盪自從前上海道縣有未奉總理衙門文書。無從遵辦等語。該使遂疑此案不能速結之故。係由總理衙門有意推諉。屢次投遞總理衙門信函。狡辯經臣奕訢等據理駁斥。該使總屬深疑。復遣該國所稱水師提督羅淑亞。至總理衙門聲稱此事必須迅為辦理。伊等已通知該國兵船前赴上海。此刻專候

京中定局。否則自行辦理等語。肆意咆哮。彼此相持之際。適於本月十四日。接到曾國藩覆文。據稱此案已審明。擬抵其該犯正法。必俟本年秋季審奉。

旨。向決。僅因中外交涉事宜。必須速結。應由總理衙門會同刑部。另擬專條。奏明通飭辦理等因。臣等以此事定制仗屬。雖據曾國藩稱有會議速結辦法。猶期力爭一分。庶幾挽回一分。復經再三辯駁。剛柔互用。而該使置若罔聞。勢幾決裂。不得已。臣等會同公商。伏查此案。從前上海道縣。以未奉總理衙門文書相推。而曾國藩現又有會議速結之請。難得非該國已經在彼挾制肆鬧所致。因查此案。照中國

仰自應入於情寬俟秋審時

予向惟該使既如此懷疑而曾國藩意在會議速結臣等詳加體察外國人性情狡悍倭致決裂彼果自帶兵船往辦卽不另滋事端已屬不成事體不若卽照曾國藩之意通融速結尚可藉全體轉况張桂全一犯係業已擬斬應入情實予向之犯卽或稍事變通辦理亦止提前日期於案情並無出入可否將此案張桂全一犯提前卽行辦理以期速結之處理合奏明請

旨如蒙

俞允臣等卽行知上海大臣遵辦

御批依議

丁未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錦丕勒多爾濟奏  
竊等通據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報稱查  
得霍呢音達巴罕突有俄人三十名擅行越界不聽勸阻  
要在烏克果勒地方蓋房種地應如何違回祈示遵行等  
情呈稱前來等接閱之下再四思維查霍呢音達巴罕  
係舊有界牌處所今該俄夷要在霍呢音達巴罕之烏克  
果勒地方蓋房種地不依勸阻其狡詐性成不知存有何  
心惟事關疆土交涉外夷事件何能任其蠶食侵佔若飭  
令該總管等派員驅逐恐為累愈臣等詳細商酌惟有

將唐努烏梁海總管鄂勒哲依瓦齊爾呈報原文鈔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覈並飭覆該總管等務必仍用善言開導及告本將軍等業已具奏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覈辦理尚未奉到

諭旨毋得任意越界致背和約等語別飭已訖相應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趕緊照會俄國任京公使行文該國收回此項人眾抑或應如何酌辦之處等語未敢擅擬統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定咨行前來等語再行遵辦

御批該衙門知道

戊申四川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竊臣等於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上諭。崇實奏教士被毆。免犯未獲。請將署任知州及卸事知州。摘頂勒緝一摺等因。欽此。又於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接准部咨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各欽遵知照前來。維時日等已據署西陽州知州鄧清濤詳報。緝獲殺斃教士之正兇冉老五。卽冉從之等。到案。當卽批飭署川東道錫珮提齊犯證。審明定擬。解經日崇實督同在省司道勘訊明確。將冉老五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宋學茂卽



徐大漢傳六仕各均照餘人律擬杖。丹毛狗等緝獲另結。恭疏題本。並據接署甯陽州知州胡圻稟報復擊打毀教堂暨教民等房屋之劉勝。想劉慎法張添法及被脅落後之楊勝約。來機搶奪之吳明約五犯。解送審明。各供認扶忿毀搶不諱。因例無治罪專條。經該署道錫璠解司詳請咨部。覈定罪名。覆行遵辦。各在案。其被控之馮仕銀。張佩超等。經臣等檄飭錫璠親提訊明。馮仕銀年逾七十。前任金堂縣訓導。告病回籍。連年辦理該州團防總局事務。素不妄為。與教民亦無嫌怨。當劉勝起等糾同無知愚民打毀教堂及張天興等房屋之時。馮仕銀與張至光等並

未到場。實係無干。馮仕銀之子馮文愿素安本分。亦無率眾拆毀教堂。毆斃店主何魁情事。至傳教士瑪弼響前在該州行教。借城隍廟房居住。與冉老五爭角。致被毆斃。事起倉卒。馮仕銀父子。及張佩超等。均不知情。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惟宋文選在逃。應俟緝獲另結。並密查前署該州知州董貽清。鄧清清。均無違馮仕銀飲酒商謀滅教之事。且已於兩月內。協同拏獲兇犯冉老五等。解到審辦。惟據馮仕銀等以伊等身充團局首事。當時未及稟官彈壓。自知疏忽。情願回州。協同地方紳糧。將被毀教堂房屋。及教民所失貨財。籌款補修賠償。以期民教相安。經錫佩委員

解回。並飭該署州胡圻妥為辦理去後。茲據胡圻稟稱遵  
即傳集合州紳民。曉以大義。並明諭天主教早已本

音弛禁。該紳民與教民同鄉共井。允宜兩相和睦。各保身家。毋得  
彼此抵牾。紳民等亦知大局攸關。願與教民和好。並願將  
打毀教堂及教民張天興等房屋等款賠償。自與教士劉  
嘉瑪等議明善措公款銀八萬兩。先交教士銀二萬兩。修  
立教堂。其餘六萬兩。分作四年付給。書立和約。共同畫押。  
各執存據。並將和約二張。懇州轉申完案。胡圻體察民教  
均已和好。盡釋前嫌。隨會同劉嘉瑪將和約蓋印畫押。稟  
由錫珮叢明議詳請奏前來。臣等查教士瑪爾樂被毆身

死及教民張天興等被毀經堂房屋之案均已獲犯究辦  
分別題咨。惟其被毀房屋與損失器物稱爲數不少。斷非  
劉勝超等各犯所能全償。而教民休養無資。情屬可憫。既  
據該紳民等公議願籌公款銀八萬兩。賠修教堂及各教  
民房屋貲賂。先交銀二萬兩。其餘銀六萬兩。分作四年付  
給。與教士書立和約。彼此盡押各執存據。足見真心和好。  
力顧大局。其銀亦係該紳民等甘願籌給。並非勒派。似應  
照議完結。未便復加駁斥。以致別生枝節。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教民士庶均願和息。准予就此議結。以順輿情。出自

鴻慈。馮任銀張佩琴馮文應張至光等均訊無商謀滅教拆毀房

屢毆斃人命情事。且隨同該州開導紳民贊成和議。應請  
免其置議。殺死何魁之無名充犯。已據該州詳報通緝。照  
例開泰。應候獲日另結。前署百陽州事候補知府董貽清  
試用直隸州知州鄧清濤。前經臣等奏參。摘去頂帶。勒限  
嚴拏。首從各犯。旋即獲犯。業已完結。應請

賞還頂帶出自

天恩。臣等仍隨時督飭各地方官剴切曉諭。嗣後民教均不得尋  
釁滋事。

御批知道了。董貽清鄧清濤均著賞還頂帶。該衙門知道。

華坪吳蔭始末卷之四十九